

根系深处

张红

儿子完婚的第二天，便和儿媳收拾行装，返回省城上班了。家中陡然静了下来，方才还沸腾着的喧闹与喜庆，像退潮般倏然散尽，只余下满屋细碎的回响，红喜字吊饰在穿堂风里轻轻晃着，光影落在空荡的沙发上，竟有些晃眼。我独自坐在客厅，心里先是一轻，随即又沉沉地空了——轻的是为人父母一桩大事终了的释然，空的是那个被依赖、被需要、被填满了二十多年的角落，忽然敞开来，静得能听见时光流淌的声响。

人生总有这样的时刻，看似是圆满的句点，实则更像一道悠长的破折号，后面牵连着无尽的感慨与回望。我就这么坐着，任回忆悄然漫上心头，最先撞进来的，是儿子3岁那年的冬天。

幼儿园的电话来得急促，我踩着碎雪狂奔过去，将尿湿棉裤的他裹进大衣抱回家。灶上铁锅里的西红柿正滋滋作响，不过转身盛汤的工夫，背后便传来“哗啦”一声巨响——他踮着脚尖，把满满一瓢大米，尽数倒进了敞着口的面缸。白花花的米粒倾泻而下，我积攒了一上午的疲惫与烦躁也轰然决堤，扬手便给了他一记耳光。

尖利的哭声刺破屋子。我硬着心肠没回头，直到一双温热的小手怯生生拽住我的衣角，带着未散的哭腔，话却说得格外清晰：“爸爸，以后你老了，把米倒进面缸了，我不打你哦。”

锅铲“哐当”落地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那一刻，我自以为是的教育输给了孩子本能的爱。原来在孩子的世界里，爱从不是权衡与计较，而是最直接的体谅与模仿：你如何待我，我便如何爱你，甚至更宽容。我总以为是在塑造孩子，却不知他以纯净如镜的心，照见并修正着我的粗糙与暴戾，不动声色地，给我补上一堂关于爱与耐心的课。

后来的日子，快得像掠影。他绝非传统意义上的“乖孩子”：小学到初中的家长会，我几乎听惯了老师那句“聪明不用在正道上”的惋惜；我和他母亲对着他画满奇怪小人的作业本愁得夜不能寐，他却玩得满头大汗。谁曾想，中考后，孩子将重点高中部的录取通知书轻轻放在我们面前。那一刻我恍然：孩子的成长，有其自己的节奏，无需旁人过早地定义与焦虑。高中他独自在省城求学，学习

压力很大，但他却很沉稳：“再大的坎，也先过去再说。”

送他去大学的车上，窗外风景飞逝。忽然，身旁传来压抑的抽泣。转头看见18岁的少年肩膀耸动，眼泪无声地砸在牛仔裤上：“爸，我以为上完高中就能常回家了，怎么走得更远……”他哽咽着。我和爱人红了眼眶，只能一遍遍轻拍他的背。原来，那看似义无反顾远去的背影里，藏着的不是逃离的决绝，而是对家深深的眷恋与一步三回头的缠绵。离别并不是孩子的初衷，而是成长必经的、甜蜜又疼痛的伸展。

再后来，他考入省直机关。我们口中说着“翅膀硬了”，心里却清楚，那根线从未断过。时光何其神奇，它让那个需要你全身身心呵护的幼芽，长成了能为你撑开一片绿荫的乔木。养育的本质，或许就是这样一场生命的传递与循环：你曾给予他的呵护，终将以另一种形式，回归你的屋檐。

总有人说，父母子女一场，不过是背影渐行渐远的目送。我如今却觉得，这话只对了一半。

目送确有，但远行不是疏离，而是生命之树的拓展。你看那树，枝叶越是奋力伸向高远的苍穹，它的根系就越是向深处紧紧缠绕，从大地汲取养分，也牢牢锚固着泥土。我们与孩子，何尝不是如此？那些看似奔向远方的脚步，每一步都踏在从家延伸出的脉络上。血脉是看不见的根系，在岁月的土壤里悄然交织，滋养着彼此的生命。

所谓的成长，并不是孩子单方面的离开，而是亲子关系一场深刻的嬗变：我们从全力以赴的养育者，逐渐过渡到默默守望的同行者。我们曾以为孩子是专属的作品或寄托，后来才懂得，他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生命。我们给了他最初的生命之水与立足之土，而他，在努力向上的同时，也将绿荫与果实，回馈给滋养他的土地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中澄明一片。这不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告别，而是一场根系相连的共生。我们在这深厚的连接中，彼此成就，各自丰盈。爱，从未远离，只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，换了一种更为恒久、更为松弛、却更加深入骨髓的方式，静静流淌，岁岁相依。



返程的礼物

张雪辉

唐代张籍的《秋思》中，有这样两句：“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。”年少时不理解，随着年岁渐长，我愈来愈能体会到诗人的心境。

每次回家时，都是那样兴高采烈，都是那样激动万分。可是，从踏进家门那一刻起，离别的倒计时就已开始，情感在心头纠结。远方的游子，家已不在故乡，他乡在呼唤、在催促，那里有事业、有家庭、有往后的人生。只有在离开时，我才会感受到从未像此刻这般想要留在父母身边。

离开家乡已经6年，每次回去都只是短短几天，匆匆地来，又匆匆地走。而在这来去匆匆之间，总有一些画面深深印在我心里，让我一次次感受到家的温暖，与那份沉甸甸的母爱。

每次返程时，母亲都会给我准备许多的礼物，大包小包，袋子纸箱，那些鼓鼓囊囊的布袋挤挤挨挨，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，盖子都差点合不上。

“再放点杏脯吧？”她弯腰往里瞅，后颈的头发白了不少，在阳光下晃眼。我伸手想拦着，她已经摸出几个塑料袋，杏脯的甜味立马飘了出来。这杏脯还是去年秋天晒的，晒得透亮，甜滋滋的。

后备箱慢慢成了杂货铺，黄澄澄的小米从袋口撒出来，在垫子上铺了一层，格外显眼。母亲拨拉着旁边的豆子，粗糙的手指头像在数算盘珠子。“这是红腰豆，炖肉好吃；这是黑豆，泡茶对身体好。”她一边捡一边念叨，好像要把整个阳高都塞进后备箱。

“行了行了！”我笑着去关后备箱盖子，母亲却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袋子。一层层打开，裹着她刚刚烙好的玫瑰糖饼子，还热乎着。“路上吃，比面包好吃。”她固执地把袋子塞给我。

车子开过小区门，我从后视镜里，看到母亲还站在门口望着。那些大包小袋挤在后备箱里，随着颠簸轻轻地碰来碰去，发出沙沙的响动。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这不仅仅是礼物，是生活，是爱，也是生命的延续。而这份从家乡带走的礼物，将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，直到故乡变成他乡，直到时间的尽头。

忆父亲

郑寿山



时间最是经不起细数，一转眼，父亲离开我们已18载。如今我也已是85岁的耄耋老人，却时常独倚窗前，静静地思念着父亲。

父亲大名郑殿文，1921年生于五台县豆村镇西坡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1938年，父亲高小毕业后，经组织选拔进入晋察冀边区干部训练班学习，自此踏上革命道路。1944年，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记事起，父亲在我的心中，便是一个高大、威严、可敬又可爱、执着而忘我的形象。

我对父亲的记忆变得清晰，是从上高小开始的。上高小前，我与父亲的接触寥寥无几，那时他公务繁忙，常年不着家，父子俩一年也见不上几面。父亲对我既无溺爱，也无严苛的管束，可我心里对他，却始终怀着一份敬畏。因长年累月难得相见，即便偶尔碰面，我也不敢主动与他说上一句话。那时的父亲，在我眼中是那般威严。

1952年秋，我考入豆村高小。开学时，学校通知每位学生带齐米面

与6元学费，母亲便让我给父亲写信，请他托人捎钱回来。当天晚上，我就着煤油灯的微光，恭恭敬敬写下了给父亲的第一封信。没过几天，父亲便托人把钱捎了回来，还附了一封亲笔信。打开父亲的信，里面既有对我学习的要求，也有对我主动去信的肯定与表扬，他还嘱咐我，往后要常写信、常汇报学习情况。父亲的来信，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父爱的温暖，此后很长时间，父子俩的感情，便靠着一封封书信沟通，渐渐加深。父亲的字写得极好，尤其是钢笔字，对我影响至深。因常年与父亲书信往来，我在练字上格外用心，常常模仿父亲的钢笔字，久而久之，我的笔体竟与他的愈发相似。

1958年冬，我从豆村中学毕业，光荣参军，学校为我们举办了隆重而热烈的欢送会。巧的是，欢送会当天，父亲正在豆村下乡，校方邀请父亲参加。父亲不仅到场，还在会上作了简短讲话，他鼓励我们，入伍不仅是我们的个人光荣，更是家庭与豆村中学的光荣。他还语重心长

地嘱咐我们，不要想家，家乡的建设与家中的琐事，有地方乡亲与家人照料。散会后，父亲与我肩并肩漫步在学校的操场上，又对我叮嘱了许多。这是父亲第一次与我推心置腹地交流，也是第一次面对面对我进行思想教育，那一刻，我心中满是幸福。

1963年，在父亲的张罗下，我结婚成家了。我能清晰感受到父亲的喜悦与欣慰。每每想起此事，我都心生感念，在我人生的关键节点，总是父亲为我掌舵、为我指路，事事为我的成长与进步着想，他永远是我的后盾。

“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有古今。”父亲虽已离去，可从他身上，我还有太多东西要学。如今，我们再也听不到父亲的谆谆教诲，看不到他慈祥含笑的面容，但每年春节，热气腾腾的团圆饭中，依然飘着他最爱的家常味道；他时刻牵挂的四个儿子，已经接过家庭的担子，兄友弟恭，彼此扶持，父母在天有灵，应该也很欣慰。

亲爱的父亲从未真正离开我们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